

旬諺壬子癸丑甲寅晴五旬之中宵見星又戊午至甲子七日行泥滓

李因篤集雲諺雲之西雨湧泉雲之南水傾蟬雲之東佇立空雲迤北耕獲得又朝雲謠朝雨雖雨不雨老健春寒秋暑又雲謠橫雲不雨縱雲雨願為東風吹送汝又星諺星瞬目雨浸屋又畢星諺大瓶注小瓶溢為雲水聲其下如建瓴又元宵諺風吹十五月雨灑清明節又六月六日諺六月六日雨菜根遭蟲蛀又中秋諺八月十五雲遮月來年元宵燈燒雪

南部新書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輦下歲時記長安每歲諸陵以寒食薦餚粥雞毬等又薦

西華府志卷七十四

八

雷子車至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疋金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內人出城灑掃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打毬之宴賜宰臣以下酢醪酒

開天遺事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閒地學士蘇頲應制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清雲帝覽之加賞

開天遺事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必設席藉草以紅裙逸相插掛以為宴幄

秦中歲時記長安四月已後自堂廚至百司廚謂之櫻筍廚公餽之盛常日不同

開天遺事唐宮中秋時妃妾以金籠閉蟋蟀寘枕函畔夜

聽其聲長安庶民之家皆效之

負暄雜錄鬪蛩之戲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鑊象牙為籠畜之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開天遺事長安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延納四方多士每科場文字集於數家時目為豪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令僕夫自家坊巷口掃雪為逕親立坊前揖客具酒炙宴樂為暖寒會嘗置禮賢堂以沉檀為軒檻以砥硃齧地面

髮髻品髻始自燧人氏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鴉髻又拋家髻及倭髻髻

清異錄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拽寓像其表以綾綉

西華府志卷七十四

九

金銀者曰大脫空褚外而設色者曰小脫空製造列肆茅行俗謂之茅家行事

咸寧志元日至元宵春磴不事交易不行貧者亦過破五又四月八日民間各帶皂角枝又六月六日以麵湯新果薦祖先出書籍衣服以晒又中元獻祖考士夫多至墓所俗云鬼節又臘月八日煮肉糜拋花木謂不歇枝

興平志鄉飲孟春望孟冬朔眾賓介俱必以齒德優者正賓以爵尊者執事以生員八九人歌詩以童子六七人

興平志射禮明知縣章評置射器於朔望日令諸生習射行禮後知縣徐開禧復舉行之

臨潼志男子多蔬冠婦人雖濃粧亦必以白布飾其首蓋

西方金也山曰太白故多尚白

臨潼志賀生子相索酒食謂之破賀生辰設嘔麻罽羣飲  
醪金賽神以所獻果肴瓜分謂之散福

臨潼志立春前一日職官迎春於東郊樂人扮雜劇女童  
唱春詞街民捧盒酒獻官長設春盤捲春餅謂之咬春又  
正月五日剪紙人送擲門外謂之送窮又十一日夜不張  
燈十二日厨不動刀謂之鼠忌又十六夜婦女出遊謂之  
走百病又二月二日以年初乾餅散家衆謂之蛟蝎尾又  
清明前二日爲寒食作鞦韆戲拜掃民籍用百五日軍籍  
用清明日又端陽飲雄黃酒插艾小兒女繫五色絲艾虎  
又七月七日女兒陳瓜果以金針漂水枕中視影之妍媸

西府志卷七十四

十一

以規巧拙又七月十五燒紙祭麻姑又重陽上驪山飲茱  
萸酒所親以棗糕相餽又十月一日雞鳴焚紙獻餽飽祭  
先謂之迎寒衣又十二月五日煮五豆食之已五毒八日  
煮粥相送或於路食客謂臘八粥又二十四日後嫁娶不  
擇吉謂兩年不厮管又除日具酒羣飲曰守歲

臨潼志元日以甲乙爲豐丙丁旱戊己蟲雨傷庚辛兵壬  
癸潦占夏糶風從南來東來者皆賤逆此者貴又立春雨  
早風成早禾晚風成晚禾前八日晴諸事皆吉得辛日小  
麥成又元宵日夜雨寒食必雨是夜燈結蓋棉花成又二  
月十二日花神生日晴百花成又寒食後六十日內麥熟  
則實佳遲則粃又四月朔風從南來西來者秋糶賤逆此

者貴又初伏頭雨則旱又重陽有雨冬有雪來年豆成又  
十月朔風從東來者春糶賤逆此者貴又一九雪九九皆  
有雪

臨潼志戊午至甲子七日內必有雨無則兩月旱四時甲  
子日雨皆不吉月暈則風日暈三日內雨早霞雨晚霞晴  
水老鴉鳴則雨燕子闌水鴉鳴不晴虹見即晴驪山出雲  
西行多雨西南望終南山雲漸白大雨驟至西北嵯峨山  
起雲亦大雨

高陵志正旦雞鳴各懸黃紙長竿以祀天曰接天神又以  
木炭懸門曰去瘟疫又立春日女新適人者母家歸禮焉  
曰迎春人爭裂土牛皮以塗竈曰祛蚍蜉奪春仗以育蠶

西府志卷七十四

十二

曰蠶盛用朱墨筆畫牛角及小兒頂曰打春又四月一日  
男女戴皂莢葉曰已頭痛又六月六日爲迎女節又中元  
祭先折麻穀以獻告穡事成也又中秋會飲曰賞月  
珍珠船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  
屋上謂之補天

圖經池陽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祝而酒之水中若成  
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渭南志六月六日藏水待用云久不壞又除夕優人扮鍾  
馗遍詣人家鳴鑼擊鼓曰驅鬼

富平志正月二十三日少年作百戲沿街而行曰擺社福  
又口過不當又晦日各以斧斤砍梨棗糞其實繫曰撻棗

以火照桑樹謂可無蟲曰燎桑又二月二日以灰畫莊牆外曰衛莊是日謁高禰廟祈嗣又清明請名山之泉源水共禮一神刑牲禱豐曰遊水又麥熟時女爲新麥食送其家諺曰麥上場女看娘又六月六日取五更時水作麵曰壓麵又於是日作醬曰不生蟲又臘月八日作酒曰臘脚按已上月令歲占各據志傳小異者載之以補秦中歲時所未記他郡所同者不錄但所載雖據某縣志乘其實又不專屬在某縣也至舊志所載冠婚喪祭諸儀皆據前文襲入與迄今所行多異記曰禮從宜施從俗不能必其相因也至於鄉約社約諸書略見學校卷中全文亦難具載

西京雜記

三

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錄于語組語練語三摺語通名市語

說文關中謂天爲祆

史記武帝紀注三輔謂日出清濟爲宴

天官書注關中謂桑榆葉生爲葆

陳平傳注京師謂麤屑爲紇頭

漢高帝紀注秦隴謂父曰翁

郊祀志注三輔謂山阪閒爲衍娣如關中爲先後

天文志注極屋梁也三輔閒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閒

名棟爲極

楚元王傳注西方謂女婿爲邱婿邱空也

廣川王傳注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黃霸傳注關西人謂補滿爲適

灌夫傳注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爲呼胞

外戚傳注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媿冥又以漆漆物謂之

髮今關西俗云黑髮盤朱髮盤

後漢光武紀注秦俗呼人爲黔首奴爲蒼頭

方言虔儼惠也謂慧秦謂之謾娥好也凡好而輕者秦謂

之娥今關西人呼好爲媿悼傷也秦謂之悼媿大也凡物壯大秦

謂之媿或曰夏凡人之大秦謂之媿或謂之壯秦謂殺曰

劉亟愛也關西凡相敬愛謂之亟鮐老也秦曰考鮐尋長

西京雜記

三

也關西凡物長謂之尋衆信曰諒周南名南語也宛美也

關西凡美色謂之好或謂之宛美貌謂之娥美狀爲宛美

色爲艷美心爲窈奕僕容也關西凡美容謂之奕或謂之

僕奕僕皆輕麗貌殫殫微也關西凡病而不甚曰殫殫半臥半關起也

西凡物力同者謂之臺敵了快也秦曰了蓋餘也秦謂炊

薪不盡曰蓋按略求也秦曰按就室曰按於路曰略凡人

嘗乳而雙產秦謂之健子侮奴婢賤稱也秦罵奴婢曰侮

禪衣關東西謂之禪衣襜褕關西謂之襜褕短者謂之短

褕以布而無緣做而紕之謂之襜褕關西謂之襜褕俗名襜褕

汗襦關西或謂之祇襦亦呼爲掩汀也絡頭陌頭也秦曰絡頭履

麓履也關西謂之履中有木者謂之複烏釜關西或謂之

鍍盃栝也秦謂之盃嬰秦之舊都謂之甄關西其大者謂

之甄其中者謂之甄甄皆甄謂之盃關西或謂之盆或謂

之盃其小者謂之升甄甄關西謂之甄其木者謂之甄羅

關西謂之注箕綳關西謂之綳綳鈎關西或謂之鐵僉今

架所以打殺者關西謂之梏或謂之梯篳關西或謂之荏今云荏

籩者謂之籩條符籩似籩條直文曰籩江東呼籩關西謂之符籩戶籩

關西謂之鑰畔聾也聽而不聰聞而不達秦謂之畔聾之

甚者秦謂之矚矚矚擾也人不靜曰矚秦曰蹇參參分也

謂分秦曰離癡散也聲變秦曰癡器破而不殊其音亦謂

之癡器破而未離謂之壘縉施也秦曰縉凡物樹稼早成

熟秦謂之旋凡尊老秦謂之公或謂之翁諄憎所疾也若

西安府志卷之十四

四

秦言可惡矣關西凡言相責曰譙讓暴五穀之類秦謂之

曬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關西謂之憊秦謂之聚凡有汁

而乾謂之煎凡以騾馬駝駝載物者謂之負他亦謂之負

凡戟而無刃秦謂之釘或謂之鎮其大者曰鈹胡曲者謂

之鈹鈹鈹胡三刃枝今戟中有小刃者其柄關西謂之秘或謂之

受劍削關西謂之轉盾關西謂之盾舟關西謂之船汴謂

之籜籜謂之籜屑屑不安也秦謂之塞塞或謂之省省領

頤頤也秦謂之領頤築婁匹也關西兄弟婦相呼為築里

水中可居為洲三輔謂之淤豕秦謂之墳或謂之培或謂

之埧或謂之采或謂之垠或謂之壠

啟顏錄楊素關中人侯白山東人關中謂水為霸山東言

擊將去為採音其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

而得兩曰若為得兩素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採刀去

白應聲關中亦甚聰明問一而知二曰何以得知白曰有

人問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服其辨

捷

補筆談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

聞見錄潘邠老云花妥鸞稍蝶妥音墮不知秦音以落為

妥上聲少陵秦人也

老學庵筆記秦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

西溪叢語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

按已上方言與今語多不同蓋西安四達之區五方錯

西安府志卷之十四

五

處且聲音亦以時世遞變故於輶軒絕代語所載從略

云

西安府志卷第七十五

拾遺志 職官 人物

漢書成帝時王吉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章王尊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已下職官拾遺

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嘗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京兆不忘卿厚意其摘伏皆此類

漢書趙廣漢為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少年者見事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一

風生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竟坐腰斬

史記酷吏傳臧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令丞弗得擅搖動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廢為右扶風坐怨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遇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附焉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

後漢書何武為鄴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弟顯家有市籍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亦姓名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為眾先奉公受吏辱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

東觀漢記趙溫子柔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初學記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唐會要長安三年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為御史者季昶以問錄事參軍盧齊卿齊卿舉長安縣尉盧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二

懷慎李體光萬年縣尉李義崔湜咸陽縣丞倪若水蓋屋縣尉田崇璧新豐縣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

冊府元龜李義琛為雍州刺史蘇珣為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多訴近日遂絕訪聞由明公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

曰此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遷暮所見耳珣後至吏部尚書唐會要景雲二年御史中丞韋抗加京畿按察使舉新豐

尉王倕華原縣尉王壽為判官其後皆著名位嘉話錄長壽二年裴子餘為鄠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誥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大唐新語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京尉由墨勅入臺

者不可勝紀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大噱

封氏聞見記李晟爲將軍嘗謁桑道茂茂云異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中當斷之際告西平曰公忘前言耶西平釋之

國史補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吉甫對曰京兆尹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爲善對

唐書憲宗時裴均爲相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西吳府志卷之十五

三

冊府元龜憲宗時白居易爲拾遺翰林學士當改官帝謂崔羣曰居易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以自便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爲內職求爲京兆府判司爲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如故續世說韓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之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崔斯立爲藍田縣丞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挺水瀼瀼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

續定命錄李稜貞元二年擢第是歲渾太師瑊鎮蒲津請爲管記從事稜曰夙好藍田山水據使衙合得畿尉雖考

秩賤如公動望特爲某奏請必諧矣渾表薦之稜聞桑道茂言事神中往詣之對曰從此二十年方合授此官後經月餘稜詣執政謂曰足下資歷賤未合入畿尉所奏遂寢元和元年冬始入選吏曹果注得藍田縣尉

國史補德宗非時召拜吳琚爲京兆尹便令赴上奏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鎗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俱常立辦

朝野僉載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人不許暫停有違畧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

西吳府志卷之十五

四

西陽雜俎楊虞卿爲京兆尹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劓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人捕獲閉閣杖殺之判云刺劓四股口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西陽雜俎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劓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強劫京兆尹薛元賞上言曰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屍於市市人有黥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劓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

奴以錢五千召工劓胸腹爲山亭院池樹木鳥獸無不悉具公悉杖殺之

鄆志雙槐在鄆治大門內嘉祐間明道先生爲主簿時手植至今數百歲幹若虬龍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得鯉刺魚腹得書文曰呂望

封於齊己下人

六帖呂望垂釣渭水得玉璜遂為帝師

史記秦本紀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

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注應

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五百載至昭王時

西周君臣自歸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索隱曰自周以邑

入秦至秦皇初立政由太后嫪毐至九年誅毐正十七年

左傳晉人惡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偽叛以誘士會秦

使士會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五

戰國策范雎至秦秦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

其中王來宦者逐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

侯耳王微聞乃屏左左跪而請教

史記景監閹人也公孫鞅西入秦因寵臣景監求見孝公

孝公既見衛鞅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鞅鞅曰吾說

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未中旨罷景監

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

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復見孝公與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

驩甚也鞅曰吾以強國之術說君耳

水經注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

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目眦皆裂血出踐虎虎

不敢動

史記秦本紀戎使由余觀秦繆公退問內史廖曰孤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奈何廖曰戎王處辟匿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疎其間

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

繆公曰善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

數諫不聽遂降秦

水經注樛里子多智號智囊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樛里

史記滑稽傳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

輒止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百姓愁費然佳哉

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史記文帝拜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

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甚

悉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詔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

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毀此

畜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上曰善乃不拜畜夫

史記鄭當時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

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其明且常恐

不徧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六

史記衛青爲侯家人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建元二年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乃名青爲建章監侍中元朔元年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封長平侯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上書自陳召見果是於是后持之泣乃厚賜田宅金錢家於長安景帝立封章武侯

史記平準書初卜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履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

西漢府志卷七十五

輒斥去毋令敗羣

史記季布者楚人也弟季心氣蓋關中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邳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漢書李廣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漢書趙孝父普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聞孝當過掃洒待之孝至不自名亭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來何時至乎曰尋到矣遂去

漢書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時揚雄校書天祿

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

冊府元龜馬援爲人明白鬚髮眉目如畫閑於進退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冊府元龜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思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嘗有盈今送錢五萬接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西漢府志卷七十五

八

漢游俠傳陳遵張竦俱免官歸長安遵嘗謂竦曰足下誦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西京雜記樓護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云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冊府元龜秦彭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三輔決錄張氏得鈞何氏得算故三輔舊語曰何氏算張氏鈞何氏肥張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輒貴瘦人輒賤張氏

瘦者輒貴肥者輒賤故二族以鈞算知吉凶以肥瘦知貴賤

史記游俠傳郭解軼人徙入關關中賢豪聞其聲爭交驩解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關下上聞乃下吏捕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久之得解遂族郭解游俠傳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雖爲俠而遠遜有退讓君子之風

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皆爭取金玉任氏獨審倉粟楚漢相距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貨殖傳母鹽氏關中人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九

軍旅資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爲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漢貨殖傳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擊綱

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

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

西京雜記韓嫣好彈嘗以金爲丸所失日有十餘長安語

曰苦饑寒逐金丸

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柘木爲彈眞珠爲丸以彈鵲鳥

世說新語擊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復出作

內史年始二十九嘗別王敦敦謂瞻曰卿年未三十已爲

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按擊氏世本瞻京兆長安人

姚興載記皇初中姚興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誥每以天下是非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誥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誥

法苑編珠晉長安張氏畫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於牀張氏惡之咒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飛入懷乃化爲銅鈞從此家貴巨萬

魏書杜銓京兆人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謂崔浩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十

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世祖曰朕今欲改葬外祖意取京兆中長老一人爲宗正營護喪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是杜預之後即可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以爲宗正

魏書閭官傳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爲赫連屈丐

所殺小沒入官刑會魏平統萬遂徙平城內侍東宮聰識

有智畧未幾轉西臺中散每從征伐屢有戰功世祖幸瓜

步慮有北寇乃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遷給事中領駕部

課理有方畜牧蕃息出爲并州刺史州內四郡詣闕頌其

政化後遷冀州刺史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

朝野僉載隋開皇中京兆韋家有奴曰桃符以久從驅使

乃放從良桃符有黃特宰而獻之因問袁乞姓袁曰止從我姓爲韋氏故至今爲黃犢子韋韋庶人卽其後也

龍城錄明皇初登極夢二龍一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

崇宋璟四字劫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名申王圓兆王曰

兩木相也龍致於樹知二人當爲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綱鑑補永徽元年上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

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

酉陽雜俎寧王常獵於鄆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發視

乃少女也問所自女言姓莫昨夜遇賊中二人是僧因劫

至此王乃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封鎖卽

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

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賃店一日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

入店夜久隔牖有聲店人撤戶視之有熊衝走二僧已死

骸骨悉露上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冊府元龜李客師衛國公靖季弟少任俠以馳射爲事貞

觀初拜右武衛將軍年老致仕退居昆明別業四時從禽

京城并南山至澧水鳥獸皆識之出則鳥鵲之類千萬爲

羣隨之逐噪

朝野僉載唐王無尋好博戲文武聖微時與之蒲戲有李

陽宿憾帝登極名至惶懼請罪帝笑而賞之令於春明門

俟諸州庸車三日並與之尋坐三日屬霸橋破惟得麻三

車更無所有帝知其命薄更不復賞

唐書祝欽明字文思始平人擢明經由著作卽爲太子率

更令中宗在東宮兼侍讀中宗復位擢祭酒進禮部尙書

封魯國公以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景龍

三年天子將郊欽明陰迎韋后意謬立議后當助天子祀

天神祭地祇帝用其言以皇后爲亞獻帝與羣臣宴欽明

自言能八風舞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眈目左右顧

盼帝大笑吏部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

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貶饒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爲該淹

至是見逐諸儒羞之後入爲崇文館學士卒

冊府元龜郭子儀爲尙父兼太尉中書令汾陽郡王有子

八人壻七人皆重官子駿尙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羣

孫問安不盡識領之而已其宅在親仁里居具地四分之

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指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

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好堆積羨溢不可勝紀

五色線郭公杜悰一日之費皆至萬錢西京李容見人牧

羊遍滿山谷詰自何來曰自鄜夏來供相公食轉首並無

所睹

鄜侯外傳李泌興元五年三月薨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久

之而別德宗聞之深加愴異

國史譜裴遵慶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第注官自

宣平坊榜引士子以及東市兩街時人以爲盛事

北夢瑣言鄭文公畋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闕畋父亞饌於北郊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思恭誌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選師友教導之畋後官至將相黃巢入長安思恭逃難終南山畋訪獲之以歸畋下溫清侍膳如父焉思恭終畋葬於鳳翔西岡未幾畋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服其義也

唐會要聖歷二年吏部侍郎鄭果注韓思復爲太常博士元希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吏部不負朝廷矣

西府志卷七十五

三

宰相言其可否必數日詔行人有以貫之薦於實者答曰是人居與吾同里亟聞其賢但吾得識面而進與上舉笏示說者曰實已記其名矣說者喜告貫之且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數歲終不往

續文獻通考徐晦憲宗時櫟陽尉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污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曰厚矣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豈得不與之別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朝野僉載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儻牙豈識字

但爲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

唐書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尙書吏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天授中人告與邱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具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西府志卷七十五

四

周書來俊臣萬年人凶險不事生產妄告密引見則天以爲忠累遷侍御史按制獄前後至族千餘家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令俊臣等按鞠俊臣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由每鞠囚無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囊中以火燒炙之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長競劓其肉斯須盡矣

唐書元載結中人董秀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魚朝恩誅載益矜肆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城中開南北二第近郊作

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列墅疆畛相望名妹異伎禁中不逮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殺少良帝積怒大歷十二年詔收載賜死

嘉話錄元載于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受些子汚泥不恠也乃脫穢靴塞其口而死

內常侍孫常楷碑常楷涇陽人釋褐內侍伯遷文林郎內謁者監賜緋魚袋轉朝議郎內給事上柱國特加朝散大夫擢授內常侍貞元五年卒性慈惠尤深象教歸全之日恍如先知猶子朝議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上柱國充慶州監軍榮義舊唐書貞元十五年孫榮義爲右軍中尉怙寵驕恣貪利冒寵之徒多附麗之唐書榮義歷右武衛大將軍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五

軍贈揚州大都督

內給事韋○碑韋○京兆人父楚皇任內給事中武德使判宮闈令事某髫年參內侍省出入門閤情志專良開元十年解褐授內府局丞尋充市舶使每宣諭諸道敷揚詔旨人皆說服天寶初拜朝議郎判宮闈令知本局事五年加朝散大夫內謁者監以才藝敏悟時望歸美尋加朝議大夫拜內給事中乾元元年終

唐書程元振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廡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發其姦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

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應因誣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帝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言陛下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詔削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又駱奉先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以奉先爲使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歷末卒

唐書焦希望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舊唐書貞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六

元十二年六月特立護軍中尉中護軍以帥禁軍以內謁者監焦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中侍焦希望碑希望寓籍於京兆府之涇陽弱冠選侍彤闈守內府局同正丞授承務郎帝在春宮每加信任洎正宸極除給事同正賜金印紫綬益見親重命監射生軍事貞元五年詔以射生軍爲神威軍加內常侍同正兼謁者監十三年制加中護軍累遷內侍省內侍同正兼內常侍

忠尉彭獻忠碑獻忠字琦夫三原人建中三年入侍德宗嘉其敏厚器任異等貞元三年由內府局丞至二十年加內侍省內侍賜上柱國充教坊使元和元年封襄武縣開國男充飛龍使二年加右武衛將軍三年加雲麾將軍充

淄青道宣慰使六年遷知內侍省事充弓箭庫使十月遷左領軍大將軍充左神策軍護軍中郎將十二年春以勤瘁邁疾薨

耀州志曹知慤耀州人僖宗時宦者黃巢陷長安知慤歸里中傾家募壯士以拒巢嘗數遣壯士入長安乘夜撓巢軍巢軍數夜驚疑其下有叛者忽忽無固志諸軍乘此遂平長安會知慤私議諸扈從者無功欲待其入關分別去留以示賞罰扈從者聞之共爲蜚語言知慤且爲變會田令孜忌其功遂矯旨令王行瑜襲擊殺之  
豐年錄雲陽段氏值豐年則盡取金埋之九里皆滿曰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錢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七

朝野僉載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里中謂之雞肆會有士人陸景暘會邀過所止館舍甚麗屏風氍毹烹宰無所不有景暘問曰主人如此何爲不能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途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

五代史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政養子昭宗時爲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善天復中誅宦者仁恭匿之免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崇韜專政居翰默然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

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

畫墁錄宋太祖微時多遊關中雖甚窘乏未干投人或周之必擇而後納有百錢之餘必以與人長武城寺僧嚴者常周之往來無倦陰異其骨相使工人貌之今置神御過者朝謁其繪事本褐衫青巾據地六博後易靴袍矣

聞見近錄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主人曰某在官不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所以舉家悲泣乖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六

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自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聞見近錄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寢於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人並囊衣踰墻出僧不寐見之自念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因亡去夜走荒草忽墜簪井而踰墻婦人已爲人所殺尸在井中血汚僧衣主人踪跡捕獲送官遂自誣獄成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乃以實對如是密遣吏訪賊食於村店有嫗來不知其吏也問曰公自府中來僧某獄如何吏曰

府已讞決笞死於市矣。嫗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已讞決，雖獲賊，不敢問。」嫗曰：「彼婦人，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往捕，並獲其賊。僧始得釋。」

同州志：朱壽昌，字康叔，天長人。父異，守京兆。日出其母劉氏時方娠，及壽昌生，數歲歸家。母子不相聞者十五年。壽昌齋禱，行四方求之。熙寧中，與家人訣，棄官入秦，曰：「不見吾母，吾不反矣。」求至同州，果得之。劉已年七十餘，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事聞，詔還就官。由是以孝聞天下。

懸筭瑣探：王端毅，忽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其憂世之志，如范希文、濟世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

西府志卷之五

九

池陽語錄：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

李空同之文章，此關中四絕。

遺聞錄：渭城蕭登榮，備衛秦藩，請平流寇，屢歷艱苦。王嘉之有云：「義在豈辭寒夜雪，賊存何意故園春。」其孫宏士，輕財敦義，同時名士。某贈詩有云：「不愧人間七尺男，千家烟火待分甘。」朝來厨下無餘粒，且向墮頭問耐菴。耐菴宏士號也。

耀州志成：敬字思恭，耀州人。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晉府奉祠。宣德時，以晉府事，府官悉論死，敬議長流。敬自以遺累子孫，乞就死，宣廟憐之，下腐刑，不死。景帝在邸，邸以典寶侍講，讀既卽位，入內府爲太監，親信任事，不招權。

不乞恩，上嘗欲官其親屬，問之敬，對親屬俱在籍，且田夫不可以官，上多其讓，及卒，遣官護喪，修墳給葬祭。

明史：劉瑾，興平人，故姓淡純。帝時，領教坊，見孝敬帝初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爲太子所悅。太子卽位，爲毅帝時瑾與其黨爲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劉健謝遷、李東陽、韓文連疏請誅之，帝勉許。瑾進曰：「今左班官敢譁無忌者，由司禮監無人也。」帝立遷瑾，司禮監內揣帝意外，以深文誅求諸臣，選官校百餘，四出察事，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委科道官查盤遠歲錢穀，雖涸損者悉鈎索，令償科道還報，以參劾多而賄賂重者爲稱職，不則繫撻。隨至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至不復干涉內閣，持歸。

西府志卷之五

十

私第撰僞旨付外用，其親故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墜罷，日夜簡括天下庫藏，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賓鑑之變，降奉御間住鳳陽瑾常引四方術士妄稱其姪劉二漢當大貴，竊有不軌圖初上，尙未有意誅之，及籍其家，乃大怒曰：「瑾果反付獄，命凌遲之，并二漢論斬。」

願學堂集：門朝棟，臨潼人。幼事李盡忠，神宗李妃之族黨也。恃椒房之勢，多所凌侮。魏監忠賢數爲所困，熹宗嗣位，忠賢竊柄，大肆報復，盡忠死，近侍匿弗出，嗣得毛監者，引進給事，掖廷晉乾清宮近侍，賜蟒玉，浸貴顯。忠賢頗識之，姑置不問。朝棟歎曰：「忘主仇而與共事，非仁者事也。」卽日

謝病歸里潛居秦邸者二十年鼎革後築園戲水西時花  
末自賞復修黃白之學又二十餘年卒

華州志袁祿興平人官人數司房甲申變後痛心寇禍屏  
居于華旋祝髮為浮屠居蟠龍嶺寺後居州城之西郊人  
高其義謂所居為袁公庵

盤屋志葛景蓋匡人司禮太監小心畏慎中外稱長者

隋唐嘉話劉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迅寢疾房瑄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  
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論盡矣上元中避地

安康卒

儒林拾遺

西陽雜俎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以千緡

西陽府志卷七十五

注

市之眾驚問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宜  
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  
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穀不為人知如此樂賤工  
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  
聲溢京都

已下文苑拾遺

書評胡母敬秦樸陽獄吏為太史令博識古文改大篆

書斷程邈下邳人始為縣吏得罪繫雲陽獄益小篆方圓  
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命為御史以奏事繁多  
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西京雜記秋胡杜陵人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

書品杜操京兆人以善書知名

書斷徐幹字伯張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班固  
與超書稱之曰近得伯張書稿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  
息

四體書勢杜度杜陵人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  
章帝時有齊相杜度號善作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後漢書張奐傳張芝字伯英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注  
芝少持高操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  
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  
之墨韋仲將謂之草聖王僧虔書錄文舒書類伯英時人  
謂之亞聖

書斷蘇班平陵人五歲能書甚為張伯英所歎

西陽府志卷七十五

注

書斷趙襲字元嗣長安人為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草  
見重關西

書斷羅暉杜陵人官羽林監善草書著聞三輔張伯英自  
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  
有餘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也

文章叙錄韋誕字仲將京兆人有文采善屬詞章以光祿  
大夫遜位書斷誕服膺於張伯英兼學邯鄲淳之法諸書  
並善題署尤精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  
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季少亦善書

魏書王世弼霸城人善草隸書歷官中山內史次子由字  
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畫

為時所服歷東萊太守

舊唐書王暇咸陽人工書知名尤善琴棋性嚴整官殿中侍御史

書斷盧藏用長安人官黃門侍郎隸行草入能

宣和書譜衛包京兆人官尚書郎工八分小篆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鸚鵡賦信由積學所致故為書品所錄

袁昂古今書評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劔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

南唐書鍾謨性聰敏多記問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祖秦每見道傍古碑必駐馬默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三

識或止郵亭繕寫一日見一圭首豐碑詞旨數千字臥荒

塹中半為水潦所掩謨欣然解衣游泳塹中以手捫揣默

記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

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塹較之無一字差誤

東坡題跋李元直長安人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

法得古意用鑱鈔筆縱手疾書通叔其字云

宋史王誥字晉卿全斌後家京兆能詩善畫尚蜀國長公

主官至留後

咸寧志周宇西安左衛人嘉靖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精

識古文奇字善臨池草書入其家學

尚友錄顧大猷江都人嘗遊秦中賦詩弔古訪問康王遺

妓名置坐中青衫白髮歌殘曲道故事風流慷慨長安少年至今傳之

全唐詩話古丈夫者秦時驪山役夫毛女秦宮女並以計

得脫入山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者採藥入芙蓉峯遇

之一古服儼雅一髮髻絲衣相與傾壺而飲飲盡古丈夫

折松枝叩壺而吟毛女和之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閒躡青

霞繞翠微簫管秦樓應寂寂彩雲空惹薜蘿衣已下隱逸拾遺

金樓子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決宮見赤蜘蛛四面

縈羅網有蟲觸之退而不能出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

仕宦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掛冠而退

高士傳蔣栩歸杜陵荆棘塞門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

西安府志卷七十五

四

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原化記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嘗有一老

父求漿積數年別去裴願從學老父將至太白山有石壁

叩開引入食以胡麻飲麟脯仙酒裴告歸老父謂曰此是

太白左淹洞後二十年天下當亂至時可來此比安史亂

乃全家隱焉

清暑筆談元次山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友或以友丐為

太下者然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者不此之羞而

羞與丐者伍耶

國史補宋清賣藥於長安市人有急難傾財救之長安言

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大唐新語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  
司馬承禎睿宗朝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  
大有佳處何必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藏  
用有慚色  
山棲志孫太初年十八入終南繼入太白嚼草木居息大  
石厓上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最高峯持古松根叩奇石  
以歌

西安府志卷第七十六

拾遺志人物

水經注蘄子訓有異術魏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  
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年矣  
見者呼曰蘄先生少在並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已  
釋老拾遺

廣五行志後周太祖時有李順興者世傳漢築長城日已  
爲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測永熙後齊神武興軍數  
十萬次沙苑太祖地狹兵少懼不敢敵須臾順興來請其  
策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箇出筋斗  
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時東軍旗幟服色尙黃西兵用

西安府志卷七十六

黑太祖悟其言遂力戰大破神武於沙苑

隋高祖紀高祖生於馮翊般若寺有尼曰此兒所從來甚  
異不可以俗間處乃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  
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大駭墮地尼自外至曰已驚我  
兒致令晚得天下

桂花叢談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像未成暴  
亡時寶昌寺大智亦卒三日而還云見宮殿若王者法慶  
在一像前語曰造像未畢何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  
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身言訖再生竟不能食  
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而卒

冊府元龜那羅邇娑婆寐帝那伏國人自言壽三百歲有